



(日五月三)

文

五先生述(續)(岳陽李澄宇)

陳先生名成，字海文，岳陽楊梅冲人，先生甫五歲就學叔邑庠生純卿先生讀，既長負文學，嘗授徒某姓，得各覽經史古文辭，學大進，臨澧游泮，遂食餼，旋考入岳陽書院，任齋長，武陟陳瑞臨與風孫兩先生先後掌教，見先生文，輒置第一，一院聚觀，咸嘆弗逮，其歲秋試，題爲遠而不作章，先生俯仰古今，有隱痛，縱筆高論，數十載後異議若雲見，典試官批議論開石破天驚，掄元，嗣經文內古制字匪雅，黃弟第一，一時譏與不識，謂其文往往下恨不遇，而先生弗善介意，歲辛丑，方先生介吾關先生縣城，先生令廣修學治子史，兼講數學地理，謂學新致用，第文兩碑，先生子視吾，吾亦視先生若父，師弟若斯，近日殆未有，民國十五年，先生令湘鄉，會戰事起，或欲難藉助餉，弗許，日晉省謁大吏請禁制，大吏猶難，先生遂棄官反岳，明年，國有大變，官紳民無不憂者，先生奮不顧身，得報報先通，然自是以酒自隱，不復問外事矣，民國十九年卒，壽六十七，子二，曰蔚森，曰期道，(未完)

詩

趣戰謠(母忌日本篇八)

(彌教老人)

羽翼已成絕四海，涓涓不塞痛江河，今朝向火他家屋，明日池魚可奈何，(國難及非國聯者)富者出財資效力，漢家一致事何如，與燕虎門來禍，亦謂齊秦合從無，泰亡六國亡秦楚，黃雀螳螂報復談，但結殺尸四海水，紛紛此局果誰堪，

國難會議

(清渠老人)

國難臨頭誰口運，況兼意見各紛歧，會而不議難難決，議決何曾曾實施，動云庶政要公開，明白公開暗獨裁，畢竟無人負責責，空勞開會汽車來，

鼠驚示承祧弟(應承上章)

風颯七起百蟲驚，兩聲漸沈書聲朗，孤獨長伴三更冷，兀坐嗒然四壁空，黑影時驚鬼祟人，又驚後窗蟻益盆，趨而視之駭無物，俯而聽之亦止此時寸園方寸心，茫然若墮雲霧裏，返坐未安耳猶耳，器聲始知鼠驚爾，知能避人難避貓，所以紫者終是紫，佛先見人如目貓，何以得與貓同死，只願口腹不顧禍，無怪禍自口腹起，(諸細事)

傷吾心，今人與鼠同一軌，懷然操筆錄斯章，我弟入世宜鑒此，

小年夜

今夜小年夜，滿堂燈燭光，兒童驚驚喜，時事吾感傷，今歲捐款急，又復抵借洋，民命被追如火煎，家無四兩肉過年，無肉過年乃細事，無錢應捐大於天，里正設法去借貸，借貸不足言賣田，賣田仍是不足額，吏怒大索索鞋錢，無法歸兒病其數，兒忍寒寒上上路，此時開哭淚如雨，執兄手又觸更怒，不賣兒，不下台，得錢出門笑口開，賦飲之毒感於豺，

上海

第一商場稱上海，第一戰場亦稱之，掀天砲火逃無路，日晨於中臣卻悲，

憶三都蔣濟山居

逃共一至此，夜燭暗不明，松柏剝剝走，下瞰生心驚，謂馬三家塔，險如莫此并，下視千丈石，上視天如罅，梯田又梯路，亂擊來殺聲，羣山及曉見，刀斧聲隆隆，如彼伏波龍，露背狀巨鯨，又如蛇常山，首尾相拒迎，亂難浮浮裡，如彼春田耕，又如海潮至，無風達達生，驚悸亡命日，一不可名，驚魂一追述，足肚酸痛，險懼不覺，持勢子平生，

詩齋詩選(續)

(漢史)

廬山雜詩云，居在翠中行，登上下，匡廬面目有無開，雲蒸霧合香蘭寺，誰見洪荒裸體山，按長公自注，或謂廬山古述，答黃鵬寺前裸體山最古，言爲偽水，

丙寅小寒數日，龍板慈拜讀，

丙寅秋八月，夢承和韻謝讀，

卅年前，諸君聯冠制和文，光緒能應，歷倒時音，旋聞會公文勤公云，君九歲時，即常於以內錦妙讀通鑑，想可知矣，今讀非華詩草，含綿遶而吐沙，極芬芳悽惻之情，讀以君之施於感故者，至性過人，列非世俗悠悠所能淺測，散原謂聲趣聞名矣，豈非遇之相迫而致哉，極直謹注，戊辰歲年，

抒寫襟抱，出以自然，迴翔古今，意態自廣，建安五言，唐詩辭達，施之近體，異轍同歸，大詩劍維燈之妙也，弄筆時至是凡四讀，賞奇析疑，細得審訂，此卷猶前情，意常有餘，聲情蘊結，皆言外，而筆筆所到，天地悠七，怡然涕下，廬山云，或離或合，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乃於非庵得之，戊辰四月倦知讀，

蕙蕙深微，抒情綿邈，其有意無意間，雖若亂頭粗服，而老味溢，風軌不墜，七律或近元祐之

殆亦趣聞合耳，三立讀，

看以尋常，而自有一種旁薄噴溢，不可一世之概，讀君詩者，可以知君之爲人，閉止讀罷謹注，

詩話

未晚樓詩話(五)

(岳陽李澄宇潤庭)

荒郊云我行經荒郊荒郊不忍視暗疑疑陰陰風風然起千壘臥荆棘瘡痕尺以思想其奔苦時憫憫念孫子安知非英雄臨絕心未死茫茫天地間自處處彈指勿論彭與陽陽達達如此

郵簡

(上署)但句寄上燭曳主筆先生斧削並乞賜登助興內爲荷

聞瀝戰和清老壬申元旦韻(醉舫)

壬人在位恨漫漫(救老春聯中有此句)申浦潮流血未乾燈竹煩喧非可樂扶桑不滅敢言歡春先愛我江湖志更何處與山海關回首廿年如奕局中原多事憶長安

贈馬將軍

伏波銅柱至今留幸賴斯人獨運籌馬革裹尸事玉碎龍回馬保金甌南荒蕞蕞將軍恨(聞馬占山赴滿不確係日本進滿)西域荷荷征客愁都國多寶吾國恥亡秦三戶報韓仇

小說

貓鼠雲(續)(戎馬書生)

第三十一 回 拂逆之遭有前因即有後果忽然被土匪擄去，次日來信云，要五千元贖取，限三日在蔡甸山下，手提有百步燈者，一手交款，一手交人，有人主張報官的，有的主張俟贖取時，等交換後圍擊的，不料事機不密，土匪密探衆多，沿途皆有放哨之人，見有兵勇甚多，款未交，即將田家驥殺了，(匪語云擄票)携去首定二千元贖取之資又被搶去，兵勇在黑夜，路徑不熟，未拿到一個人，人財兩空，懊惱萬分，世間人心，最爲險惡，平日恨田漢樑之人，次日到田家，表面說安慰的話，實在是報告他的兩位太太行徑說，一個回到上海，辦一個戲子，唱花旦的，脚脚我我，爲之製服裝花上二萬多元，且騙去洋錢不少，不到半年，所獲之錢，化爲烏有，只落得個人家傭工，二太太太捧地重賞，路上即遇了用迷藥的，拐得乾七淨七，後祇得將未拐去金器換了，(未完)